楚辭疏

今思陸曰晦翁此言是絕奇論是持世語

楚辭卷二

古檇李陸時雍疏

九章

陸時雍敘曰九章章之也纕蘭自姿無讓美人離騷已既章之矣而惜誦諸篇抑何諄諄然者當是時去九年而不復其所呻詠當不止此矣譬彼行邁將蹶於海而狂言號之蔟聾弗聞何哉朱晦翁曰董子有言為人君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嗚呼豈獨

張鳳翼曰九章極纖緒之致

一春秋也哉吁豈獨春秋也哉

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爲正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與嚮服俾山川以備御兮命咎繇使聽直抒上與反正叶音征令音零

陸時雍曰此誓詞也人不可告而正之天則情窮而無所之矣斯拳拳不能自已之衷也五帝五方之帝六神日月星水旱四時寒暑之神也嚮對也服服其事也御侍也聽直聽而曲直之也

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衆兮

洪興祖曰不
忍君不誰我
豈黨忠惜鳴
呼自鬼誠乎
古吾賢人亦

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故

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不遠 脫叶於其友假 許繇友甘齊佩

陸時雍曰人固有日相與而日不知者我以爲忠

彼以爲佞此孝子所以無慈父而忠臣所以無察

主也或彼此之不同量或始信而終疑或讒入而

間生或愛深而望至所也非一端矣儇輕捷貌

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衆人之所仇也專惟君而無

他兮又衆兆之所讐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也

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也

陸時雍曰人臣得罪於君猶可言也得罪於左右不可逭也左右能移君心而用君之意者也百親君未必見忠而一得罪於左右則禍立至此離騷所以嫉黨人也

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忠何辜以遇罰兮亦非余之所志也行不羣以顛越兮又衆兆之所咍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也情沉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也志叶音之咍呼來反叶呼其反白叶音彌

陸時雍曰作忠造罪違衆取咍此乎載一大不平事故九章紬繹此意以明騷也楚人謂相啁笑曰咍

心鬱邑余侘傺兮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余聞申侘傺之煩惑兮中悶瞀之忳忳中情一作善惡

詒音怡瞀音茂忳叶從昆反

舊詁解佩纕以結言兮又言不可結而詒疑古者以言寄意於人必以物結而致之如結繩之類

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終危獨以離異兮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衆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殆叶徒係反

陸時雍曰人心多變況於君臣可思者臣子之心也不可恃者君父之意也杭通作航方兩舟而並濟也厲神古有泰厲公厲族厲之屬謂死而無後者

懲熱羹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欲釋階而登天兮猶有曩之態也衆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爲此伴也

同極而異路兮又何以為此援也態州音替援于願反

陸時雍曰懲羹吹韲則見月而喘畏有餘地矣釋階登天則絕迹而行計有餘喪矣登天何難釋階何愚則孤忠特達何若是之疎也屈原深於怨故多自悔自艾之詞而無吸吸於人之意所以感動人心者至矣極路所至之處也

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至今乃知其信然婞叶乎圖反婞音倖

陸時雍曰九折臂而成醫將忠不可爲耶奈何卒從彭咸之所居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也其母夫人死驪姬有寵於公而將害太子謂太子曰余夢夫人必祭之太子祭致胙於公驪置毒焉試之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泣曰賊由太子太子再拜遂自經也世號爲恭世子鯀事見天問

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蓋

堅志而不忍背膺牉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矰則僧反
罻音尉下叶音尸辟毗亦
反儃知然反亟備用反

舊詁矰繳射鳥短矢也弋繳射也機張機以待發也罻羅掩鳥網也辟開也與闢同或云弩背也儃佪不進貌干傺謂求仕也牉中分也膺背中分痛不可言也

陸時雍曰機網之密舉動絓之詩云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太甚此伯奇所以流離萇弘所以血碧也張辟娛君害忠良以快君心君臣

相媄賢者受僇其言抑何修耶進退之難無一而可當是時使原優游沅湘可以澤畔老矣而多設艱難以自愁苦者則心有所繫每推進而不自安也

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質音致撟居表反曾音增明叶音芒身叶音商

舊詁擣舂也矯發也糳精細米也糗乾飯屑也質

[illegible]曰是篇
[illegible]而徵
[illegible]徵
[illegible]語
[illegible]論之

猶交質之質搆擧也媚謂所愛之道也曾思慮害

遠身避患

陸時雍曰春日棄芳備以需時曾思遠身哲士之

所能忠臣之所不服爲者也

右惜誦

陸時雍曰此篇深病黨人發明禍本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帶長鋏之陸離兮

冠切雲之崔嵬被明月兮佩寶璐世溷濁而莫余知

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吾與重華遊

兮瑤之圃登崑崙兮食玉英吾與天地兮比壽與日月兮齊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將濟乎江湘叶螪

丑歌反英叶于姜反

陸時雍曰鋏(劍)把切雲言其高耳朱晦翁以爲冠名恐未必崑崙至高玉英至潔天地比壽日月齊光所謂卓然高遠不與俗同者也南夷謂楚

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

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其何傷入漵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所如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其承宇欸音哀風叶孚金反舲音零上時掌反榜此孟反又音謗汰音泰滯叶五介反陼一作渚辟僻同漵徐呂反儃佪一作邅迴狖余救反垠音銀

舊詁鄂渚地名今鄂州也欸欸歎聲邸至也一作低

方林地名舲船之有窗牖者或曰小船也榜櫂也

汰水波也舲不進而疑滯亦急故都也枉陼辰陽

皆地名水經云沅水東至辰陽縣東南合辰水沅

木又東歷小灣謂之柱陰潄浦夾地名霰雨東如

珠將爲雪者也宋玉詹也

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以從

俗兮固將愁苦而終窮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忠不

必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比干葅醢與前世而

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固

將重昬而終身醢叶呼彼反

舊詁接輿被髮佯狂後乃自髡桑扈臝行疑卽子

桑伯子家語所謂不衣冠而處者也子胥相吳諫

吳王夫差令其伐越不聽被殺盛以鴟夷而浮之

江

亂曰鸞鳥鳳凰日以遠兮燕雀烏鵲巢堂壇兮露申

辛夷死林薄兮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陰陽易位時

不當兮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壇式衍反得薄之薄音博

舊詁露申未詳

右涉江

舊詁此篇多以余吾並稱詳其文意余平而吾

倨也

陸時雍曰涉江山水生愁雲物增慨此便是後來詩賦之祖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其焉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望長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過夏首而西浮兮顧龍門而不見齊一作丛

陸時雍曰稱百姓稱民者皆哀顲於天而自呼之

詞。仲春東遷感其候也。甲之鼂以行猶憶其時也。

郢都在漢南郡江陵縣閭里門也容與猶從容楫

從容順流而下。豈知人心多絓結而不解乎。楸梓

也望長楸而太息蓋存故也故人不見故物猶足

繫思顧龍門而不見則景沉物改無一之可即矣。

夏首夏水口也浮榜不進而自流之意。龍門楚都

南關二門一名龍門一名脩門蓋善思者無所撫

寄則不勝湮沒之悲有物悅臨又無限弔憑之感

憂來無方人莫之知其騷人之謂與

心嬋媛而傷懷兮眇不知其所蹠順風波而流從兮
焉洋洋而爲客凌陽侯之氾濫兮忽翱翔之焉薄心
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將運舟而下浮兮上
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今逍遙而來東羌靈
魂之欲歸兮何須臾而忘返背夏浦而西思兮哀故
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
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
之焉如曾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蹠音隻薄
叶音柏絓音畫江叶音工
上時掌反風叶孚金反

舊詁䟫跋也背夏浦而西思時未過夏浦故背之而西向思郢也水中高者曰墳望望郢都也淼洸漾無涯貌於是始南渡大江矣夏大屋也丘荒墟也兩東門郢城東關三門懷王二十一年秦拔郢而楚徙陳不知在此後幾年也

陸時雍曰伏羲六佐金提主化俗鳥明主建福視默主災惡紀通爲中職仲起主海陸陽侯主江海故云陽侯之波朱勝翁謂陽國之侯意坊記所稱殺繆侯而竊其夫人者歟而非也陵陽楚地卞和

氏封爲陵陽侯即此

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憂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慘鬱鬱而不通兮蹇侘傺而含慼慼叶子六反

舊詁考原初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八年復召用之三十年秦約懷王與會原諫止之不從遂死於秦頃襄王立復放之不知的在何年也

陸時雍曰故都日遠去路日長故曰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蓋心欲去而不能身欲行

而無力也

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彼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其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僞名。憎慍惀之修美兮。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汋音綽諶市林反荏音稔湛徒感反被離之被作披鄣音章瞭音了天叶鐵因反慍紆粉反惀力允反忼苦郎反慨叶苦蓋反踥思[illegible]反

舊詁汋約即綽約諶誠也荏亦弱也湛湛深厚貌被離衆盛貌慍蘊積也惀有所思而欲明之意踥

羅時雍曰小人饒有媚骨故多汋約可喜其承顏也常在意旨色笑之間寢處便安之際多飾情態傾動君心誠令人心意軟弱而難自主也溫愉心有所念而不敢自明之意忼慨激昂抗厲也君子忠君愛國其嘉謀密計不敢輕以告人小人飾詐翹名托爲忼慨常有奮然欲動悍然難下之意君心不明深厚持重者見謂無味而唾棄儇便[illegible]者以爲得意而相親所以佞日進而忠日遠也

張侯如曰二語可作絕命詞矣

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返故鄉兮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棄逐兮何日夜而忘之

舊詁曼遠意首丘以首枕丘而死不忘所自生也

右哀郢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曼遭夜之方長悲秋風之動容兮何回極之浮浮數惟蓀之多怒兮傷余心之懮懮 蓀音孫 懮音憂

陸時雍曰秋風一生草木變色時天道反常萬物皆搖落而不着矣然則惟蓀多怒芳草寧有自固

之情乎此心之所以愁也慢慢愁貌

願遙赴而橫奔兮覽民尤以自鎭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昔君與我成言兮曰黃昏以爲期羌中道而回畔兮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覽余以其修姱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爲余而造怒（孫鑛曰悅語）鎭音珍遺去聲志叶音之憍與驕同姱叶音戶

陸時雍曰民尤謂民之得過者民之得過常以忠而致疑以愛而取怒願遙赴而橫奔遥自進於君也覽民尤之故則畏而終自止矣結微情以遺之

庶幾君心之一悟乎矯擧也憍矜也君旣有此他志則與余有相勝之患相陵之意焉故憍吾以其美好覽余以其修姱蓋矜余之衆芳而爲是擧也

滿堂兮美人言笑宴兮愔愔心目余兮嶙峋乃知君本無怒爲余造也敵余惟恐其不勝去余惟恐其不力奈黃昏之期而一至此乎

願承閒而自察兮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心怛傷之憺憺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爲患 憺叶徒敢反詳與佯同患叶胡門反

陸時雍曰寮白也憯憯猶漠漠心之百計一無所之故常漠漠切人不媚與世何害而衆以爲患者則以一人正襟而四坐不得狂語故也

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豈不至今其庸亡何獨樂斯之蹇蹇兮願蓀美之可完望三五以爲像兮指彭咸以爲儀夫何極而不至兮故遠聞而難虧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孰不實而有穫

完叶胡光反施始政反實嘗作殖

陸時雍曰耿明也庸亡何庸亡也修行則名章任

賢則國昌然忍痛可以彈疽屈心可以為治農非其

好勞冀有穫也君臣嬉嬉不亡有幾

少歌曰與美人之抽思兮并日夜而無正憍吾以其

美好兮敖朕辭而不聽

陸時雍曰少歌樂章音節之名并合也日夜不分

何時而旦將孰從而正之

倡曰有鳥自南兮來集漢北好姱佳麗兮胖獨處此

異域既惸獨而不羣兮又無良媒在其側道卓遠而

日忘兮願自申而不得望北山而流涕兮臨流水而

太息。倡讀唱 惸渠營反 側 叶莊力反 卓一作逴

舊詁猖歌之音節所謂發歌句者也屈原生於夔峽而仕於鄢郢是自南而集於北也

望孟夏之短夜兮何晦明之若歲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曾不知路之曲直兮南指月與列星願徑逝而不得兮魂識路之營營何靈魂之信直兮人之心不與吾心同理弱而媒不通兮尚不知余之從容

陸時雍曰營魂識路形莫與俱指月列星其不遑

假寐延久矣。九年不復。何須臾之忘反乎。從容安

意自如之意

亂曰長瀨湍流泝江潭兮狂顧南行聊以娛心兮軫石崴嵬蹇吾願兮超回志度行隱進兮低佪夷猶宿北姑兮煩寃瞀容實沛徂兮愁歎苦神靈遙思兮路遠處幽又無行媒兮道思作頌聊以自救兮憂心不遂斯言誰告兮潭叶音尋崴音隈嵬吾回反願進音叶或願叶魚靳反或進叶薦告叶垢

陸時雍曰瀨水淺處湍急流也逆流而上曰泝狂顧左右疾視也軫方也軫石崴嵬志願似之超回

吳炎如曰二語寫到靜寂不啻長可謂極其形移矣

超越邪曲也行隱進者獨袌獨行不皎皎以示人也瞀容瞀亂之容道思且行且思也救解也

右抽思

陸時雍曰此篇凡三致意於良媒矣

滔滔孟夏兮草木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撫情效志兮冤屈而自抑莽音姥眴與瞬同離音麗鞠叶音給

舊詁汩行貌南土孫沅湘也眴目數搖動之貌杳杳深冥意紆詰曲也軫痛也離遭也鞠窮也撫循

也效猶㪅也

陸時雍曰抑按止之也寃屈不自抑則有暴怒之情誹訕之言矣

刓方以爲圜兮常度未替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内厚質正兮大人所晟巧倕不斵兮孰察其揆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離婁微睇兮瞽以爲無明刓五官反改叶音既内作訥厚一作直晟史作盛倕音垂

陸時雍曰刓圓削也替廢也刓方爲圜而常度未替所謂性有純而不可爲也迪道也章明畫界限

也猶是非畫然之畫志墨志意繩墨也所臧所盛

美也倕舜時工正無眸曰瞍有眸不明曰矇世不

能用君子不知自咎而反誚君子之無能則可笑

莫甚於此

變白以爲黑兮倒上以爲下鳳凰在笯兮雞鶩翔舞

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夫惟黨人之鄙固兮羌不

知余之所臧 笯音奴鶩音木 糅女救反

陸時雍曰玉石而糅則無貴賤之可言矣君子小

人而混則無賢愚之可顯矣笯籠也槩平斗斛木

也

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

邑犬羣吠兮吠所怪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瑾音僅

陸時雍曰小人嗤嗤視君子以爲固然逆見效則甚駭矣惟懷而不試遂爲衆兆之所咍也在衣爲懷在手爲握瑾瑜美玉也非毀也智過千人謂俊十人謂傑庸厮賤人也

文質疏內兮衆不知余之異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爲豐重華不可遻兮孰

知余之從容。疏史作疎，內音訓采，叶此體反，有叶于彼反，重平聲，選當作遲，與迮同

舊詁文質文不艷也疏濶略也材木之中用者朴未斲之質也遻遇也從容舉動自得之意

古固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强。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朱本故上有何字，邈下有而字，故慕二韻下皆無也字，强叶其兩反

舊詁有像言可為法則

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

舊詁言將北歸郢都而日暮不前欲舒憂娛哀而死期將至也

亂曰浩浩沅湘分流汩兮脩路幽蔽道遠忽兮懷質抱情獨無匹兮伯樂既沒驥焉程兮民生稟命各有所錯兮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增傷爰哀永歎喟兮世溷濁莫我知人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明告君子吾將以爲類兮此段悉從朱本汩音骨水流聲又音鶻涌波也匹當作正曾音增愛叶於既反

右懷沙

陸時雍曰懷沙情窮語迫太史公獨載此篇以
卒原志也

思美人兮擥涕而竚眙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蹇蹇之煩寃兮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昔高辛之靈晟兮遭玄鳥而致詒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 竚直呂反 眙丑吏反 詒叶音異 菀音鬱 晟音盛

陸時雍曰申旦達旦也是非不明夢夢長夜是以

有申旦之思。媒絶路阻菀抑莫通是以有浮雲之
想。竚久立也貽直視也菀積也玄鳥致詒因上言
歸鳥難當而感及之也。

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寧隱閔而壽考兮
何變易之可爲知前轍之不遂兮未改此度車旣覆
而馬顛兮蹇獨懷此異路勒騏驥而更駕兮造父爲
我操之遷逡次而勿驅兮聊假日以須旹指嶓冢之
西隈兮與纁黃以爲期 馮音憑化叶音媯更音庚造七到反嶓音波纁音熏

陸時雍曰直道易驟所以車覆馬顛勒騏驥使更

駕亦無他途之可出也假日須時庶其一遇。纁黃
為期。死而後已耳。馮憤懣也隱閔壽考憂愁以終
身也造父善御周穆王時人操執轡也遨次遨迭
也纁淺絳色纁黃日將入色也嶓冢在隴西氐道
縣漢中記曰嶓冢以東水皆東流嶓冢以西水皆
西流漢水出武都氐道縣漾山為漾水禹貢導漾
東流為漢是也嶓冢北即終南華熊諸峰南即蜀
東諸峰或謂蜀東諸峰皆嶓冢謂其岡嶺綿亘耳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

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搴長洲之宿莽惜吾不及古之人兮吾誰與玩此芳草（莽叶莫古反 草叶七古反）

陸時雍日將欲蕩志娛憂適覽物興思而更傷其懷抱

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爲交佩佩繽紛以繚轉兮遂萎絶而離異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竊快在其中心兮揚厥憑而不竢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萹音匾繚音了萎於危反態叶替出叶尺遂反）

舊詁萹萹蓄也似小梨赤莖節好生道傍薄叢也

交解羞然佩也蘼蕭葹菉皆非芳草故願去之而以所備之蘭芷爲左右佩也

陸時雍曰憑滿也芳芬滿內外揚不能復掩之而不得也此亦抑菀中語而後世遂以爲纍[illegible]揚已嘗觀古昔聖賢當窮困之時不嫌自命所以警世之聾聵者而必欲使之貶損韜晦自同愚賤抑又非其情矣

紛郁郁其遠蒸兮滿內而外揚情與質信可保兮羌居蔽而聞章令薜荔以爲理兮憚舉趾而緣木因芙

蓉以爲媒兮憚褰裳而濡足登高吾不說兮入下吾

不能固朕形之不服兮然容與而狐疑（褰迦虔反）

陸時雍曰丞進也緣木自煩濡足自汙褰裳舉趾

其情有難於自出者寧偃蹇而不忍爲也彼求人

者獨無自愛之情乎

廣遂前畫兮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

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右思美人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時奉先功以照下兮

明法度之嫌疑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秘密事之載心兮雖過失猶弗治心純庬而不泄兮遭讒人而嫉之君含怒以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治平聲否音非

陸時雍曰按史記懷王使屈平造為憲令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當是時懷王既入

上官大夫之讒。而平不能殺以自白意平之爲人。
朴忠而寡智者也秘密事之載心雖過失猶弗治
則信心略跡闇主所弗識矣文曰鮌婞直以亡身
雖功用而不就則憤悼而過喻者與昭時昭明四
時之政治也過之皆過之也
何貞臣之無辠兮被讒謗而見尤慙光景之誠信兮
身幽隱而備之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卒
沒身而絕名兮惜廱君之不昭君無度而弗察兮使
芳草爲藪幽焉舒情而抽信兮恬死亡而不聊獨鄣

王捷曰此語可懸日月

廱而蔽隱兮使貞臣而無由　廱古壅字聊叶音酉郭音章

陸時雍曰屈原過非已作而懟見光景猶忠信之不照也身處幽隱而不敢不為之備懼鬼神之見誚也身死名滅而惜廱君之不照忠愛之無已也萬象昭昭我獨黙汝對之所以懟耳記曰無節於內者其察物弗省矣王逸所謂上無檢押以知下也蘭萎於澤謝之數幽聊苟且也謂苟且以求生也

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

張煉如曰詞而意颯

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子胥死而後憂介子忠而立枯兮文君寤而追求封介山而爲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厠叶音稠之叶嗢尤反

舊詁晉獻公虜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百里奚爲秦繆公夫人媵百里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繆公聞其賢以五羊皮贖之釋其囚與語國事大悅授以政號曰五羖大夫伊尹甯戚事見離騷天問子胥事見涉江晉文公爲公子時遭驪姬之譖出

奔介子推從行道乏食子推割股肉以食文公文
公得國賞從行者不及子推子推入綿上山中文
公寤而求之子推不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
自焚而死遂封原上之田號曰介田禁民樵採使
奉子推祭祀以報其德又縞素而哭之親身謂割
股也

或忠信而死節兮或訑謾而不疑弗省察而按實兮
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别之何
芳草之蚤殀兮微霜降而下戒諒聰不明而蔽壅兮

乘騏如曰語
志駛參差聚

使讒諛而日得。自前世之嫉賢兮。謂蕙若其不可佩。妒佳冶之芬芳兮。嫫母姣而自好。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情冤見之日明兮。如列宿之錯置。訑音移謾謨官反戒叶居得反佩叶音備嫫音謨好叶虛既反代叶徒計反

舊詁若杜若嫫母黃帝妻貌甚醜列宿錯置言較著明白也

乘騏驥以馳騁兮。無轡銜而自載。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檝而自備。背法度而心治兮。辟與此其無異。寧

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不畢辭以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騏驥王逸作駑馬載叶子賜反氾音汎泭音敷再叶子賜反識音志

舊註騁馬轡銜馬勒也氾泭編竹木以渡水者既無騏驥但乘駑馬又無轡銜與御者而但自乘載既無舟航但乘氾泭又無舟人與維檝而但自備禦其危亦甚矣禍殃有再恐不死則邪其淪喪而辱爲臣僕是也

右惜往日

陸時雍曰此篇專於諷君。不勝憂危之感。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受命不遷生南國兮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曾枝剡棘圜果摶兮青黃雜糅文章爛兮精色內白類任道兮紛縕宜修姱而不醜兮徠古來字服叶蒲北反國音域喜叶居側反曾音層剡以冉反圜果一作圓實摶音團爛叶盧干反道叶徒苟反紛音墳縕音氳

舊詁漢書云江陵千樹橘正楚地受命不遷記所謂橘踰淮而化爲枳也曾重累也剡利也精色外色精明也紛縕盛貌

嗟爾幼志有以異兮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深固難

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横而不流兮閉心自愼終不過失兮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行比伯夷置以爲像兮蘇當作疎閉必結反友叶羊里反比音鼻像上聲

舊詁此下申前意以明己志并謝猶永謝也離孤特梗强也伯夷叔齊孤竹君之子也兄弟遜國俱去首陽山下武王伐紂伯夷叔齊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忠乎左右欲殺之太公曰不可引而去之遂不食周粟而死

右橘誦

悲回風之搖蕙兮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聲有隱而先倡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萬變其情豈可蓋兮孰虛偽之可長

陸時雍曰微物隕性風聲先倡物之感傷相因而起世之秋人心之憂憤皆若此矣風之聲聲物之形形孰無根而結響孰無貫而造情無虛偽之可長故忠貞者之可核也

鳥獸鳴以號羣兮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

蛟龍隱其文章故荼薺不同畝兮蘭茝幽而獨芳茝子呂反比音鼻

陸時雍曰生曰草枯曰茝荼苦菜薺甘菜也秋風一起萬物斂藏荼薺不同畝而同衰惟蘭茝幽而獨芳所云無虛偽之可長也

惟佳人之永都兮更統世以自貺眇遠志之所及兮憐浮雲之相羊介眇志之所感兮竊賦詩之所明更平貺叶荒

陸時雍曰佳人原自謂也統世紀承先世自貺自

襲其寵貺也浮雲無依中心俳佪托與之俱相羊

浮遊貌

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曾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曾音增於音烏邑烏合反又並如字

糺思心以為纕兮編愁苦以為膺折若木以蔽光兮隨飄風之所仍存髣髴而不見兮心踴躍其若湯撫

珮衽以案志兮超惆悵而遂行紉吉酉反

陸時雍曰紉戾也愁光景之誠信故折若木以蔽光欲浮遊而不歸故隨飄風之所仍也存存省存髣髴而不見蓋有所思也瑤琚珮兮璆然而不鳴蘭茝兮而瞻馨抑心兮而私自憐所謂撫珮衽而案志也超惆悵而遂行後激昂而自强也衽裳際也

歲曶曶其若頹兮旹亦冉冉而將至薠蘅槁而節離兮芳巳歇而不比憐思心之不可懲兮證此言之不

可聊寧溘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照彭咸之所聞曶音忽兒音昇聊川音晉唫古吟字抆音吻還叶胡昆反

舊詁時謂衰老之期也節離蓋草枯則節處斷落也北合也聊積也隱痛也

登石巒以遠望兮路眇眇之默默入景響之無應兮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可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莽芒芒之無儀聲有隱而相感兮物有純而不可

乾坤如日非
思緩愁曆者
不寐倒至此

爲邈漫漫之不可量兮縹綿綿之不可紆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淩大波而流風兮託彭咸之所居

景於境反葛洪始加彡爲影字解叶居登反縢音弟縹匹妙反紆音迂

陸時雍曰入景響之無應其鬼徑耶闃省想而不得抑何無人緒也聲隱相感最足㨮愁而物之纏者則堅確而不可爲也秋氣愈高孤衷愈凜豈因蕭瑟之感摧折其抗厲之情乎此以終托彭咸之所居也山小而銳曰巒緣乳戾也縈縈也儀象也縹微細也紆縈也翩飛貌冥冥遠去也此皆言愁

緒之不可聊也流猶隨也

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據青冥而攄虹兮遂儵忽而捫天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依風穴以自息兮忽傾寤以嬋媛馮崑崙以瞰霧兮隱岷山以清江憚涌湍之磕磕兮聽波聲之洶洶紛容容之無經兮罔芒芒之無紀軋洋洋之無從兮馳委移之焉止漂翻翻其上下兮翼遙遙其左右氾潏潏其前後兮伴張弛之信期 蜺五計反標匹小反儵音叔捫音門湛丁感反雰音分叶孚袁反馮皮氷反隱於靳反江音虹磕苦蓋反洶音匈右叶羽巳反潏音決伴與叛同期叶上聲

陸時雍曰無聊之極神鬼不居故遂爲此飄忽蕩颺而上極至高下臨至潔也此即遠遊所自作矣吸湛露之浮涼漱凝霜之雰雰此真不啻飲氷而無奈熚㸑其故宇也登崑崙以瞰霧隱岷山以清江何其快也憚涌湍之礚礚聽潮聲之洶洶無㝡擊五哀之太苦乎其心緒既已煩亂而張弛之度復不失期又何卓也湛厚貌風穴即宋玉所謂土囊之口是也張華博物志風山之首方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從此而出又荆州很

山有穴口大數尺名風井夏則風出冬則風入出入之間吹拂左右常爭所謂風穴大都類此岷與岷同在蜀郡江水所出也容容紛亂貌遙遙當作搖搖此皆言此身之無所止也。

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悐悐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

張煥如曰絓然而止

悲申徒之抗迹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愁叶它的反

舊詁煙液者炎氣成煙煙又凝而爲液也光景神光電景以蘇爲策既有芒刺而又枉曲則馬傷深而行愈速調度二子之法度也愁愁憂貌往昔所冀欲有爲於當時來者愁愁將赴河而死也申徒狄諫紂不聽負石自沉於河

右悲回風

楚辭卷二終

令挺曰簡析
奕皋是敘膨
悢

楚辭卷三

古楳李陳玉雍疏

遠遊

陸時雍敘曰憂皆死樂樂生使西王母必以編愁爲膺則其趣不及殤子屈原之欲久視非其質矣語云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使世有千歲人安知堯舜不旦暮也哉其身可推志不可殞至有欲抉眼觀寇寄靈木瞑者於世何決絕也是豈有惟蒸之慮也夫

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託乘而上浮遭沉濁而汙穢兮獨鬱結其誰語夜耿耿而不寐兮魂營營而至曙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余弗及兮來者吾不聞

陸時雍曰此三五盛治之思也往者弗及來者弗聞則蘭芷之願孤所以欲久世無死以庶幾於一遇也神則翔於寥廓意則期於來茲則當前之不適蓋可知矣

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永懷意荒忽而流蕩兮

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形枯槁而獨留內
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氣之所由漠虛靜以恬愉兮澹
無爲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願承風乎遺則貴眞
人之休德兮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不見兮聲名
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羨韓衆之得一形穆
穆以寖遠兮離人羣而遁逸惝音超惝昌兩反怳于往反懷叶胡威反

陸時雍曰列仙傳赤松子神農時雨師服水玉教
神農能入火自燒至崑崙山上西王母石室隨風
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俱去莊子云傅說

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今尾上有傅說星是也辰星東方蒼龍之體心尾箕之星所謂天辰也劉根初學道到華山見一人乘白鹿根稽首乞一言神人曰聞有韓衆否我是也

因氣變而遂曾舉兮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遥見兮精皎皎以往來超氛埃而淑郵兮終不反其故都免衆患而不懼兮世莫知其所如恐天時之代序兮耀靈曄而西征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蘦聊

[illegible]曰此 [illegible]知 [illegible]者

仿佯而逍遥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長鄉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鄉今作零仿音旁鄉一作向

陸時雍曰鄉風舒情知相接者誰耶亦聊以自寄耳淑郵言善而尤絕也

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吾將從王喬而娛戲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重直用反沆胡朗反瀣音械霞叶音胡

舊詁軒轅黃帝名王喬周靈王太子晉也好吹笙

作鳳鳴遇浮丘公接之仙去六氣者陵陽子明經

言春食朝霞日始欲出黃氣也秋食淪陰日沒以

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

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玄黃之氣爲六氣

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

審壹氣之和德曰道可受兮而不可傳其小無內兮

其大無垠毋滑而魂兮彼將自然壹氣孔神兮於中

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爲之先庶類以成兮此德之門

垠叶魚堅反滑一作汩並音骨存叶才緣反門叶謨連反

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仍羽人於丹丘兮。留不死之舊鄉。朝濯髮於湯谷兮。夕晞余身於九陽。吸飛泉之微液兮。懷琬琰之華英。玉色頩以脕顏兮。精醇粹而始壯。質銷鑠以汋約兮。神要眇以淫放。行戶郎反

湯音陽余身下於字一作兮琬音宛琰音剡英叶於姜反頩普茗普經二反脕音晚又音萬汋音綽

陸時雍曰丹丘晝夜常明即丹山中有丹穴鳳鳥所自出也湯谷上有扶桑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飛泉日入之氣也山海經稷澤多白玉是有玉

膏黃帝是食是饗所謂懷琬琰之華英類此莊子
藐姑射之山有神人焉綽約若女子綽約柔弱貌
頩斂容貌脕澤也
嘉南州之炎德兮麗桂樹之冬榮山蕭條而無獸兮
野家漠其無人載營魄而登霞兮掩浮雲而上征命
天閽其開關兮排閶闔而望予召豐隆使先導兮問
上佇之右近極
太微之所居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朝
發軔於太儀兮夕始臨乎於微閭
冢與寂同音
古通字借用
註晴彝曰太微宮垣十星在翼軫北重陽天氣清

長兵如日屐
蔓衍猶頗
其若拔
隊而拔班
者何其駼
也

陽之所也詩含神霧云地去天一億五萬里則二億五萬里以上皆天氣矣故天有九重則重陽之謂也天地交會之際曰宸宸者帝之所居也太微者帝庭積都者帝都也句始星見北斗傍氣如堆雞於微閭周禮東北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屯余車之萬乘兮紛容與而並馳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連蜷以驕驁騎膠葛以雜亂兮班曼衍而方行撰余轡而正策兮吾將過乎句芒歷太

暑以右轉兮前飛廉以啓路陽杲杲其未光兮凌天地以徑度風伯為余先驅兮氛埃辟而清涼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擊彗星曰為旍兮舉斗柄以為麾叛陸離其上下兮遊驚霧之流波皆曖睫其曭莽兮召玄武而奔屬後文昌使掌行兮選署衆神以並轂路曼曼其修遠兮徐弭節而高厲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而為衛炫音玄蜷音拳曼莫半反衍戈戟反句音勾辟必亦反旍郎旌字叛音背波叶補基反曖烏感反睫徒感反曭音黨莽莫郎反屬音燭曼莫干反

陸將雍曰容與從容貌逶蛇宛轉貌偃蹇恣睢貌

連蜷局曲貌服衡下夾轅兩馬驂衡外挽靷兩馬膠葛雜亂貌曼衍泮渙貌句芒木神月令東方甲乙其帝太皥其神句芒太皓即太皥庖羲氏也西方庚辛其帝少皥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斗柄杓也麾旗屬曖曃昏暗貌曭目不明也玄武北方七宿龜蛇也位在北方故曰玄身有鱗甲故曰武也文昌在紫微宮北斗魁前六星如匡形屬憑陵之意

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內欣欣而自美兮

後娛女曰此郡陸西王母宴穆天子于瑤池並出奮宓者並歌一二鈞天之樂不關人間矣

聊媮娛以淫樂涉青雲以汜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邊馬顧而不行思故鄉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汜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指炎帝而直馳兮吾將往乎南疑覽方外之荒忽兮沛罔瀁而自浮祝融戒而蹕御兮騰告鸞鳥迎虙妃張咸池奏承雲兮二女御九韶歌使湘靈鼓瑟兮令海若舞馮夷玄螭蟲象並出進兮形蟉虬而逶蛇雌蜺便娟以增撓兮鸞鳥軒翥而翔飛音樂博衍無終極兮焉乃逝以徘徊徊音裴橋音嶠樂叶五教反汜汎同蜉叶扶眺反歌叶居支切蜻丑

知反蟉於九反虯巨九反虯丑結
反便毘連反娟於緣反撓而照反

陸時雍曰邊馬謂兩驂也赤方丙丁共帝炎帝共神祝融澒濩謂元氣鴻濛也蹕止行人也御侍也黃帝命大容作咸池之樂是爲雲門大卷著之椌楬以道其和仲春之月乙卯之辰日在奎奏之命曰咸池堯修用之世遂謂堯樂椌即柷楬即敔也顓頊命飛龍氏會八風之音爲圭水之曲浮金効珍於是鑄之爲鐘作五基六英之樂名曰承雲二女娥皇女英也馮夷華陰潼鄉人得仙道爲河伯

恒乘雲車駕二龍儵忽萬里蟉虬屈曲貌便娟長

娟貌撓曲也翕舉也

舒并節以馳騖兮逴絕垠乎寒門軼迅風於清源兮從顓頊乎層冰歷玄冥以邪徑兮乘間維以反顧召黔嬴而見之兮為余先乎平路經營四方兮周流六漠上至列缺兮降望大壑下崢嶸而無地兮上寥廓而無天視儵忽而無見兮聽惝怳而無聞超無為以至清兮與泰初而為鄰

逴勑角反門叶彌巾反軼音逸黔其炎反嬴倫為反漠漢樂歌作幕崢鋤耕反嶸音宏閎叶無巾反

陸時雍曰九陰之地爲寒門五寒所自出也北方其帝顓頊其神玄冥問維者天有六間地有四維也淮南子東北爲報德之維西南爲背陽之維東南爲常羊之維西北爲號通之維黔嬴造化神名列缺電隙也謂之天門大壑山海經東海之外大壑少昊孺顓頊於此棄其琴瑟又淮南子南游罔㝗之野北息沉墨之鄉西窮窅冥之黨東關鴻濛之先此其下無地而上無天聽焉無聞視焉無矚此其外猶有汰沃之汜正爲此注